



08329

刪後文集卷之七

書中

容星山人陳

梓古銘

答鄭亦亭論權書

讀來教引據淵博氣雄詞辨以之爲文則可窺左史之
籬而登歐蘇之堂矣然文以明道道不明則文不著以
補過爲守禮猶可爲南谷解以悖道爲行權則不敢爲
亦亭阿也南谷貧不能娶僕非不念之然使南谷今日
父不死南谷貧自若也所謂釵珥環釧衣禪幣帛羊酒
鷺豕張樂設宴不可殺也不可殺不能具安知其不越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一

三年而娶邪今幸其父之死方雞斯徒跣乾肝焦肺之
時而計較於得妻之遲蚤禮幣之豐約以爲曠不可久
時不可失吾但守禮於後而行權於初旣不戾於情又
無害於義旣不失於孝又不廢於人之大倫詔詔然誇
於人曰此聖人之權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自我行之而
無不可者也南谷之心忍乎不忍乎告南谷者忍乎不
忍乎况能守禮於後必不敢悖禮於前悖道而滅親未
有不蕩檢踰閑者也旣成夫婦之禮而居宿喪次三年
不接言笑不供飲食設身處地吾子能之乎僕能之乎

僕與吾子不能而望之南谷乎始則放佚之馳騁之終則束縛之桎梏之始則禽之獸之而終且堯之舜之教亦多術未有若吾子之善誘者也且無論南谷之不能也即使南谷自痛其行權之誤寢苦枕塊哀毀骨立終喪不入中門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而悖道滅親之罪已萬萬不可贖矣里有遵父命而行杖於母者或慰之曰子但杖而撫摩之治療之號泣於母以父命之故潔滌灑具甘旨養之終其身不失爲孝子也吾子其許之乎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古者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二

父有妻喪猶以達子之志需之三年今也子有父喪則以得妻之重不俟終日雖吾子之立言非其本心或有激於今日之人情如柳下之玩世不恭然此言出之又殷自命者候蟲時鳥不足爲患吾子之文期於必傳也倘後生小子聞其說而效之卽一端而推其餘人人以爲吾行權也吾時中也其流禍可勝言哉權秤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持衡者必先識秤而後能權物處事者必先窮理而後能權事不然未有不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唯聖人精義入神毫髮不爽雖常道

之所不及而能會通以行之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告重而不得娶尤重從其尤
重者權也若親死而不得娶則不得娶輕而親死重從
其重者經也不待權也親死不可復生妻失可以復得
此其輕重中人以下皆瞭然知之何待於聖人之權乎
禮昏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使人弔壻既
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
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弗娶而後嫁之是
古人有親之喪雖既納幣之女而可命之別嫁女之父
母待壻免喪終弗取而後敢嫁之他族古禮縱不可行
於今亦可見親死與得妻之輕重矣後趙石勒下書禁
國人不聽在喪嫁娶金章宗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
居祖父母喪亦如之嚴爲之禁雖期喪不得從俗從俗
違法不惟罪之而復離之於此又可見親死與得妻之
輕重矣誰謂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而可自外於禮乎先
王制禮抑其過引其不及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
疾則飲酒食肉爲創者瘍者疾者寬爲不創不瘍不疾
者嚴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爲五十六七十者寬爲不五十六七十者嚴也不禿而不鬢不偃而不袒不老且病而不止酒肉曰吾信諸心而已吾惡夫象恭作僞者之不用吾情也其勢不幾胥天下而直情徑行而趨於異端之道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三日不舉火殯而食粥虞而疏食練而食菜果祥而醢醬禫而酒肉處於內此皆生於情之所不能自己而由於理之所當然其爲體嚴而其爲用從容而不迫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何嘗束縛桎梏以強人之所不能乎然則吾子所謂禮非禮之禮吾子所謂權無權之權而非先王會通之禮聖人濟變之權也僕不敢不辨也如曰權何必聖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人能權也則以此爲亦亭之權也可爲南谷之權也可僕亦守其所爲不敢權者以終於桎桎之小人而已僕不敢辨也

復鄭亦亭論權第二書

拖親之說足下以姑息之愛欲專屬之南谷而托之行權是足下之所謂權者南谷之拖親僕之所諄諄辨論以爲悖道而不可以行權者亦南谷之拖親也今足下

自知其說之誦而復舍拖親以論權權不離乎事有事
焉常道之所不能處者而後從而權之吾不知舍拖親
而外亦亭之權權何事南谷之權權何事也則僕且遵
足下之教舍拖親而論權可乎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程子懼人之流於權術權詐也而矯之曰權卽是經朱
子則以孟子援嫂之義例之以爲權雖不離乎經而經
與權各有分界不可以混經以守萬世之常權以濟一
時之變如尊教所謂不經有之事偶然爲之不可以爲
常法此權字之真銓也夫不經有之事則非常人所習
習聞共知共行者矣旣曰不可以爲常法則其所以
處之者雖不外乎道而不可以常道例之矣常人於習見
習聞共知共行之事欲其以常道處之雖號爲讀書窮
理者猶不免是非淆亂輕重倒置而况耳目不經有之
事猝投於前未有不茫然失措者矣其或剛愎自用則
以氣拘物蔽之心執堅僻自是之理小則入於變詐大
則流爲亂賊彼其心未嘗不自托於行權欲與聖人爭
名而不知其無忌憚之罪雖欲求爲常人而不可得也
故以小人視權則權之爲道甚寬幾爲藏垢納污之藪

以君子視權則權之爲義甚嚴非假借襲取之物自聖
人行之處變而不失其常直如日用飲食本無希奇怪
異而以學者窺之則其爲體精微與妙而其爲用神化
不測非理明義精者不敢怡然自任也霍光不學無術
而廢立之舉暗合伊尹其議蓋倡之田延年而光主其
事亦其一時事勢所值有不得不然者而毅然從之不
爲他議所奪則其天資之美也然亦幸而放桐之役有
聖人創之於前耳設使其時更有意外之變前聖所未
經者延年且不能斷况於光乎但光之志在安社稷故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六

一節之是有合於權若無其志而妄效之其不爲莽操
者幾希矣嗚呼權可易言哉足下以理爲秤以心爲錘
堯舜與人同此心同此理以秤稱物以心度理無不同
也其說精矣僕竊謂心所具之理則同而理所麗之心
則不同聖人之心至公無私氣不可拘物莫能蔽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常人之心氣拘於前物蔽於後道
心汨沒而人心用事其不同殆如面矣心不同則其所
具之理雖同而所覺之理不同自以爲公而實則私也
自以爲義而實則利也自以爲王自以爲儒而實則霸

與釋也故必有窮理克己之功使方寸之間如鑑之空
一無所蔽如衡之平一無所偏而後心與理一守經行
權因時制宜可以質之聖人而不悖也今以未嘗學問
之心而遂欲自附於聖人曰聖人有權我亦有權權在
我而已不幾近於陽明吾心自有天則滿街都是聖人
之說耶足下自謂作文作詩頗得力於晚村獨不滿其
闢陽明得毋高明之病陰中其毒而不自知邪楊園先
生曰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子觀之機變之巧而
已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
篇反經而已經常之道不容易盡得幾分故孟子教人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未嘗輕言權字以孟子之自任而不敢言權以楊園之
好善而不樂人之言權則權不易行聖不易學足下亦
可憬然自悟矣故謂權之理非創自聖人則可而行權
之事則非聖人莫能創也謂孟子之言多鋒鋷則可而
其鋒鋷之露亦大賢自然之氣象非以人不知而然也
謂楊園未至於時中則可而其溫和純粹則由涵養之
功非失之優柔也謂伊尹之放太甲由素行足以取信

於天下則可而以南谷素行不足取信於僕致僕之疑
且怪則僕不論事之是非而徒震乎人之名僕不至此
謂僕無志希聖希賢爲甘自暴棄則可謂僕以守經自
隘而不敢言權爲妄自菲薄則僕固有媿於經亦何敢
侈然自是擅托於達權爲名教之罪人哉當此風頽波
靡之日號爲讀書者不過以講章爲學問入股爲性命
六合之大寂焉空谷足下獨兢兢於守經行權之際而
勉僕以希聖希天則其所以自任者可知願足下精研
夫至當不易之理以正其氣拘物蔽之心下學而上達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八

與陳芬佩書

屢承見規感切不忘亦亭云分佩嘗說俯恭有語言之
失寅佩席間又面語載韓俯恭幾爲亦亭所化昨晤方
行復述尊教俯恭數年前學問日長炎炎今聞館政頗
燕恐有退無進僕雖頑鈍聞此鞭策能不悚惕語言之
失皆由好詼諧而好詼諧只是心放之故友朋相處不
能轉移之卽爲所轉移固無中立之勢然僕之詩能如

亦亭乎文能如亦亭乎經濟之才能如亦亭乎是僕之
受化於亦亭者僅襲其瑕而未捨其瑜也此僕自不善
學耳於亦亭何罪乎館政之荒半由詩會半由書數唯
有不作詩不寫字不涉六壬可以省卻多少應酬而循
習既久猝難屏謝唯有替身卸擔之法數歸也畊書移
宅相庶幾由寡而至於無不至自誤誤人有負雅意耳
然旣蒙先施亦不敢不竭其愚南谷有子之喪左右力
主從俗拖親事雖不果春秋責備必罪首事且云此事
若果吾輩當典衣借債以成其美高明素持八股羽翼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九

經傳之論君子成人之美孔子所美是此等事耶詩云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亦指遭喪而不能婚者耶此十六
經解之所未載也吾當爲君補之揣君之意不過姻事
由我而聯恐叔父叔母以愆期咎及始謀爲此將錯就
錯之計托於周窮恤匱共成義舉而不知陷人於禽獸
之窟而不知也君謂南谷何許人望渠作何許事此亦
亭因物付物之說耳夫遭喪而不昏非上等人事也僅
免於禽獸而已南谷不能作上等人獨不能爲僅免禽
獸之人乎况南谷並不作此想其心必有不甘爲禽獸

者充此一念即可爲上等入執事何待之太薄也縱使南谷奉其尊先人遺命以此事屬之執事執事亦宜引魏顥治亂之說動以女安則爲之之隱使南谷惕然哀懼捶胸頓足而不敢爲所謂以人治入也所謂因物付物也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也今南谷方以衆人自居如行者之循河濱其勢雖危而其危可保執事不爲扶掖之而直欲擠之中流曰彼固善泅者也噫是誠何心哉此事所關在大倫不敢不辨若依阿不言是未化於亦亭而先見化於分佩矣亦分佩之憂也恐分佩亦不願僕不言也

卷之七 書中

十

又與陳分佩書

郭氏一案既往之失不敢追咎但昨臨別時執事自謂於曹氏可告無罪則僕不能無疑朱子云窮理未精常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辨夫執事之爲此舉者爲可純後計也世衰俗薄於兄弟族黨之貧不能娶者且淡焉不以介意而執事獨兢兢於朋友之嗣續哀其貧而曲成之雖古陳雷張范何以加焉然旣爲其嗣續計則非泛交可知矣子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陷於不義

程子曰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假令他友爲可純謀而出於此執事猶當毅然正之乃身爲之執斧而主其事且詔詔然告於人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可純不爲此殆無後矣吾無所利而爲之亦何媿焉夫友也者友其德也使可純而賢不欲得失節者配而執事強之俯就伯仁由我固無所逃罪使可純而不賢則失節之婦何地無之爲之執斧者亦何地無之執事且不可與交而又何嗣續之足計哉若以無所利而爲之則執事之爲此亦僅賢於市井小兒有所利而爲之者耳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七

其自待亦太薄矣况執事又言可純大喜奩資頗不薄則可純之爲人可知亦不患其無後而執事且代爲之喜仍以利言矣此董子所謂有意爲善而不知善反陷於惡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此事亦是既往不必言特恐他事之類此者正多或自信熱腸誤認天理其所係於心術人品者不小故直陳之幸恕愚戇

答張倫表書

來書懇懇責僕以朋友之道大則負慚於南谷小則抱

歛於起濤僕雖駑劣敢不受教起濤之事僕知過矣若南谷一案則僕可告無罪而諸兄之於友道恐未盡也友也者長其善而救其失也南谷質美而未學不幸遭父喪家貧無以歛二三同學或助其力或教之盡禮省事佛之費以厚衣衾却昏娶之說以全大倫此朋友之責也分佩乃以執柯之故幾陷之於禽獸亦亭從而爲之辭其意主於省費而外托於行權權之不可遁而入於守禮吾子欲爲推波助瀾之計而無其辭又遁而入於養母以母敵父則假公可以濟私以貧養母則緣情

可以通禮如此則南谷有以藉口而俯躬無詞以辨矣噫是何其急於爲友而立心之不直立說之太巧愈趨而愈下一至於此也夫志欲得妻何患無辭哀不在父何有於母世未有不孝於父而能事其母者如吾子之說吾見南谷斬焉衰經率其新婦嘻嘻母前始也托於承歡陰遂其閨房之好繼也耽於燕暱漸忘其溫清之誠不幸而婦德不嫻一言不脗反唇而稽矣幸而提甕供職練冠未易舍節而弄孫矣斯時也南谷無論已吾二三知己不知何以謝南谷力主喪娶如吾子者何以

告無罪於南谷也禮父在爲母基婦人不二斬母爲父
斬衰三年南谷母賢母也前日議喪娶時不聞以母命
厭其子以從俗必能自約於禮以率其子亦何忍使南
谷以養母故獲罪於父使新婦以養姑故失禮於舅哉
况南谷不娶非不足養母也兩弟已冠一妹及笄足以
供使令佐烹飪南谷館不遠一二里朝出暮歸可以奉
甘旨如以爲貧則不娶貧娶亦貧也素貧賤行乎貧賤
江革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王延色養體無完
衣而親極滋味彼二子之貧何如哉天下後世聞其風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三

者莫不感涕愧悚嘆其孝之不可及不聞其以有子無
婦咎當日二子之朋友不爲畫一善策也子路曰傷哉
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以孔子爲子路謀豈患無良策而所籌不過如此蓋苟
得以娛親雖三牲之厚祇爲不孝安分以養母卽菽水
之薄不爲虧體僕於南谷固迂而無策然無策之策策
之善也吾子之策不過使南谷因父死而得妻耳得妻
之後南谷貧如故而又添一妻子之累以累其母不知
吾子何以策之也卽憐其貧而慨然周之不過輕財好

施之依夫耳而陷人於不孝之罪已萬不可贖矣父死不當娶此語本直捷痛快何必牽東扯西拖枝帶葉婉轉說合爲公私兩全之計哉此吾子所自認爲天理而不知其爲人欲之尤者也自謂過意得去而不知其私意橫流如水之決於坊而不可塞也故就此事而論莽佩之陷南谷也其事顯而易辨亦亭倫表之陷南谷也其迹隱而難問不特爲南谷開無數方便法門且爲天下後世之爲南谷者得許多便捷徑路不曰守禮卽曰行權不曰遵父卽曰養母將使拖親一事可著爲令而刪後文集

卷七

書中

古

通爲例有王者起不知何以斷二子之獄也嗚呼諸君與僕交且十年矣所望於諸君者爲其能明道以維世也而詖淫邪遁層見疊出一至於此則僕之所以切磔砥礪於諸君者何在於朋友之道能無媿乎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梓再拜

答張倫表書

辱書過獎三復汗浹自勵詩天高莫挽西山日大有氣魄對語便餒當另易佳句程子有云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

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奮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况自省應試之志志功名乎志富貴乎志功名則當肆力經濟藏器待時得失固不足言若志富貴雖強自排遣畢竟按伏不下令兄詩只當西湖一月游味只當二字亦只是無可如何自騙自耳須知天生人爲萬物靈決不容此面目隨大小成就爲天地間了幾節事乃不負七尺平時不打點得一旦身居上位何以澤及黎庶辦此念頭方以少年登科爲不幸而尙何慍之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五

有且如稼書先生以一命之士存心愛物爲念於世道少有裨益辛卯先君諱日拙句一律附正知兄不厭迂談復此瑣瑣唯詳賜教定幸甚

與莘臯書

別逾兩時氣異寒暑長兄孝履何似所定遷棺一條斟酌盡善足以垂範百世仁孝之思錫類無涯敬服敬服弟承諸先生訓誨有年而樛材朽質甘自暴棄先人大事苟且塞責抱憾終天邇年以來頽惰日甚朱子所謂提空名以向道而實無異於流俗之所爲言之愧悚長

兄將何以教之乎嘗思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楊園先生得紫陽之正脈起而闢之門庭戶牖昭如日星然義理難明學術易差雖親炙其門者已不免流於舛誤而不自知卽有聰明博洽之士其於學問思辨之功亦可謂講之詳而習之熟矣而迹其行事往往自相矛盾而不自惜長兄獨能於風流波靡之中一以儒先爲法執喪盡禮於凡附身附棺之事必誠必信不泥於形家拘忌之說大破流俗之惑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然觀長兄之意則歎然未以爲足也殆所謂守身事親以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六

求無忝所生者必更有進焉將來絕意進取專務爲己之學嚴立藩籬深窺堂奧勇猛精進若駟馬之馳康莊所至正莫可量弟雖欲仰望後塵其可得乎此則弟之所切期於長兄而願與兄共勉之者也鄙見如此未知有當於高明之萬一否有紕繆處幸不吝往復外一札致蜀山先生恐舟子浮沉敢祈加封覓便附呈秋風漸寒諸唯珍重不宣

答阮叔瑜書

迂癡不諳塵俗每思結屋家山守先人馬鬣草衣木食

從殘灰冷焰中收拾人間唾棄安頓七尺閒隨杖履放
浪湖海樵薪釣蟹以畜妻子生平奢願惟此饑渴忽忽
十年猶復萍梗他鄉傭書索米混迹塵市代越之思杳
然莫遂東湖巖秀南郭峯青應笑人齷齪耳先生蚤馳
驥足晚晦豹文勒石揚先傳經裕後較賤子輩鹿鹿不
啻牟敦泰華霄壤懸隔而來書獎與過分不揣堂均駕
以杯棹千里龍文辱於賤御得毋泛駕之虞乎愧悚愧
悚世人擇師類取時髦浮文詭遇華靡相尙規翔矩步
之子輒以矯僞見擯先生獨夷然不屑濫及庸腐雖繆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七

珍周璞深累楚卞惓惓之懷何敢虛負子弟讀書大約
講貫是第一事道理明徹一生做人根本文藝其餘事
耳目前流輩纔說及品行便拊掌揶揄謂今世曷嘗以
孝弟立科賢良取士乎不知天生汝爲人便交付一箇
擔子叫你承受不是沾沾博一高第點一美鬪剝民脂
膏自肥其家也愚者氣昏物蔽固無如何吾儕幸稍讀
書粗識梗概自宜從本領上理會得志澤加於民不得
志獨行其道原不是膚廓語子弟有質可造使之敦行
孝弟潛心經史區區文藝不期精而自精以之應舉何

患不售奈何以品行爲妨於文藝必欲毀閑蕩檢以自
內於宸流汗澤之中而後爲快也昨因與令郎說尊君
高年唯汝侍晨夕不惜四五百里遣汝負笈當保身力
學曲體親心勿以遠庭闈免呵斥爲幸而以疏定省孤
教誨爲念誦書學文有疑必問有闕必改以圖尺寸之
益便是眼前孝道若苟且應名斲龔自欺流光如駛轉
眼虛度不惟歸省無顏使梓何辭以謝尊君乎令郎頗
沈靜聞此大爲感動固知庭訓之嚴薰陶有素也培老
口述尊諭具悉種種朽株枯櫟無以仰副盛懷如何風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一六

便泐復主臣

與宋湖村書

秋暑猶烈客中動定何似別時承委令子半月間喜無
曠日不意中元後漸復作輟屈指三旬纔兩日耳叩之
故則云毋病且篤弟自遭先叔母之變室人抱疴幾斃
兒子復羸憊鹿鹿醫藥間道遠不暇往詰方俟駕歸面
質昨織工送至具述前狀每早挾策游市中或古寺廢
院徙倚終日暮歸如常期雖枵腹不惜也弟見之惻然
欲重懲之則羸弱不勝夏楚寬貸之則欺侮漸不可長

不得已姑令暫歸陽爲鳴鼓之攻陰假以宴息之計俟
精力稍復別圖良策中材非不可化諭而遊從閱歲乃
復爾爾先生之教澤何如念之慚歎然髫髻之年遽使
負笈數里傳膳乏人裹糧無力處慈父嚴母間進退維
谷遂以憚勞之心激而爲規避往來市巷機械百出亦
勢所必然使當時就近附學未必乃爾弟去春以遠力
辭早慮及此不謂樛材誤蒙采擇徒累知人之哲典宅
卜鄰已孤孟氏學音授傅長負楚卿如何如何乘便草
布臨書主臣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五

與范巨川書

兄謂幕館錢穀可爲刑名不可爲此特爲下愚寬治生
之法究其極則凡爲幕職斷不可赴奔走於勢利之途
趨蹌於貴顯之側人品心術未有不敗壞者况錢穀者
刑名之漸也始而書簡繼而錢穀繼而刑名惟利自視
何所不至矣人惟恐不傷人擇術不可不慎也楊園後
人凋落一友云余他日得志當扶植之爲立祭田余曰
果是祿俸餘資尙恐楊園不受况其他乎古人所謂我
得志弗爲者非止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也卽義所當爲

而力有不及者豈肯少貶以就之哉兄前札云壞門人一錐欲償不果閱五月而不忘由此充之萬鍾其肯不辨禮義而受之乎然人情常嚴於齒決而忽於放流不矜細行固爲大德之累遺其本而專事其末亦豈修身之學哉里有富人植牡丹懸百金徵詩日中吾格者輒將去里中能詩者趨之如市吾知巨兄必笑而却之然今之設科以時藝取士亦以利誘之而兄且皇皇焉患其勿得七藝不可必繼之五經甲子不獲售繼以丁卯焚膏繼晷矻矻窮年而不知止此何心乎不過耀牡丹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三

之絕唱於騷壇而陰受百金之獲而已其於一錐輕重大小何如也爲吾兄今日之計不得已倣毛公捧檄之舉權魯齋伐宋之對不必急於屏棄唯遵程子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之說移其患得之心以求聖賢之道而不以不義之富貴奪其志三五年後胸中實有把握雖驅之入其中殆不可得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弟方悔今日之言不免輕測賢者斯時老伯母舍節嘻嘻謂吾兒自交陳郎能以善養不以祿養吾弟或從諸君子後升堂上壽雖不敢自列房杜而云使王珪

不復改事秦王則他山之石與有光焉兄所謂少年有志不以庸碌自甘矣文謝之赤心慕雷陳之高義者或可不媿其言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不敢以楊園之道自任而求爲一節之士雖兄自矢謙挹故爲違心之論鄙人過慮實恐璠瑜貶價漫辱賈衍令先人有靈不能不遺憾於九原也屢辱手教責弟規勸不敢不竭其忱惟兄宥其狂愚而俯察焉

代二叔父與從弟松書

汝少孤多病寡母劬勞鞠育幸克成長爲汝圖久遠不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三

惜數千里置汝莊嶽朝夕執女紅酷暑衣敝絺揮汗不輟
涸寒或擁敗絮龜手皴而煖熒獨立幾於盪淚櫛涕
嘗曰吾但得子如阮太郎死無恨矣不意新秋一病遂爾
不起病中拊汝姊背瞑目曰予命蹇乃爾臨死不得爾
弟一面耶聞者皆爲酸鼻幸壽木早具衣衾粗給仲秋
三日已出厝鈕地金大哥進北聞訃應復慘痛母死不
奔喪吳起所以見絕於曾輿也愚何忍出此言但天下
事勢有經有權此時星夜奔赴竭汝孝思不遇蒲伏荒
郊撫膺一慟而已盤喪無力卜兆無資曾何益於死者

萬一南亭忽馳札云某某歷久陶鎔每蹈故習輿情未
愜不便復入則英雄失路進退維谷悔何及耶下稍一
著唯願有飄泊清江作遊客耳先人大事終何了結不如
乘此努力好學謹身節用奮沈舟破釜之志成纍銖積
寸之功他時稍有基業歸營封域亦未爲晚然子擔子
重大非硬著脊梁未易挑得北來親友每道汝才質可
造第驚外欠沈着大廷廣衆厚自掩飾暗室獨處則戲
游放佚吾深以爲憂肆中左右前後皆正人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若止伴食中書則英才濟濟何賴冗員備列
坐靡粟廩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病不知時歿不聞
日殮不憑棺厝不臨壤猶復玩歲愒日隨風逐波覩顏
偷息於天壤之間於汝安乎於汝安乎閒中口授二哥
特此諄復努力努力

與從兄君任書

二姪到知二哥近恙平復可喜嗣晤亦兄嘖嘖道友愛
不置淮揚一染肆耳入其中者丹黃碧綠惟其所造二
哥浸淫數十年而素絲如故本領不淺然弟竊有疑焉
大哥年來因迫聞坐店中七十餘金爲薪水費兄弟猶

一人固不必限以金數也誰爲此議所以待二哥者已薄矣爲二哥計存無窮之心竭有限之力有餘則七百不爲多不足雖七金不爲少去其區別之念擴其合同之量飽則同飽饑則同饑以求無忝於手足之義可以見先人於地下而已乃二哥不以已之薄力爲歉而以兄之多費爲累甚至挾親戚爲援求廢前議而後快雖勢出於不得已然此心不堪自問矣倘大哥入廣之後嫂號於前姪啼於側能安然任之乎譬之疾病右手之臂大如腰指大如股號呼無所措左手爲之抑搔摩撫藥

石鍼砭凡平時動作右所獨任者左一一代之然左不以爲勞右不以爲德者何也一身而已矣若兩手各臂其脣各指其指痛痒不相關緩急不相顧如囹圄桎梏之囚蠱螫其毒蛇盤其股愛莫能助同歸朽斃不亦悲乎嗚呼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錢物吾之身從何來兄之身從何來使吾父吾母在伯也享五鼎仲也食半菽忍見之乎卽吾之子幼者加諸膝長者墜諸淵忍爲之于教衰俗敝或視兄爲寇仇或待弟如陌路此二哥所深痛者必不少染其習而弟之所望於二哥則以古

人爲準如楊椿之奉楊播溫公之奉伯康而不欲與區
區末俗較厚薄也弟之事兄遠不逮二哥然嘗念先人
遺體同氣連枝懼有毀傷狀及根本無以報罔極之恩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願與二哥交勉臨書無任虔禱

與從甥郝邑征書

伏冀而試之我德又當何如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語從入子意中看出非謂父母
必無纖毫不是也叟欲殺舜舜則曰於我何哉其負罪
引慝之中若謂我果克盡子道父母必我愛凡親之不
我愛我實致之故記曰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看

吾甥特以堂老呵叱數語遂譏諷分辨致白髮老人不
安於室思托空門此時雖號泣請罪匍匐迎歸不孝之
罪已莫道矣况敢悻悻自負平昔可告無罪而病親之
瞽我太過乎設使堂老今日果撻甥至流血甥當何如
又使盛怒不已直欲毀於廩而泥之井甥又當何如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如方程母與堂老同庚病不逾月
遂不可藥正使堂老矍鑠每夕登床唧唧嚙罵兒詬
媳亦無幾年歲月矣如愚不孝早失怙恃抱遺編而攬
涕撫杯棬以填胸夢寢設想堂上白頭今尙在雖日撻

我如麻姑之搔背也雖日詈我如鸞鳳之接耳也嗚呼
尙可得哉尙可得哉至謂不孝則絕嗣揆諸氣數亦不
盡然泰伯至德而無後包孝肅之忠正而無嗣田常七
十餘子吐谷渾六十子姚仲弋四十三子是邈何德哉
推之物類豕一產廿餘子鼠一歲十二孕蝗一生九十
九子水族之子無算而麟鳳之雛不世出也如其說則
鳥反哺羔跪乳當一娠百餘子而惡梟破窠久絕種於
穹壤矣孝子者無所爲而爲者也虧子職雖百男不可
爲盡子道雖絕嗣而無媿吾甥乃因殤子而遷怒於母
是護杖而批其根也幽湖一婦喪兒怒及於姑哭曰黃
葉不凋青葉落鄉里聞之不齒又一叟喪子終歲不舉
祭曰先人不我佑也不數月以狂死小兒之殤或由稟
弱或誤於庸醫懷抱間物本不足介意或省身克己如
昌黎所謂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此則愚所親歷而不
敢不爲甥勉者耳古云孝衰於妻子吾甥平昔事親諒
無大過第激於殤子之痛不自知其潰決一至於此然
吾當爲甥作一喻設此兒無病及壯甥爲之婚配生兒
偶殤遂怒色凌其父效吾甥而走福田曰吾不如削髮

也則今日之殤非吾甥之大幸哉甥而解此則大隧之中其樂融融愚且爲穎封人矣里中犯上者多蠢蠢不足責以我甥通文墨而學詩故反覆言之感人以頰吾又默默自媿也

刪後文集

卷之七 書中

三

又烈雅言跋也

其書之難得也文墨而學詩故反覆言之感人以頰吾又默默自媿也

其書之難得也文墨而學詩故反覆言之感人以頰吾又默默自媿也

其書之難得也文墨而學詩故反覆言之感人以頰吾又默默自媿也

刪後文集卷之八
書下
容星山人陳梓古銘

辭董邑尊書

布衣粹草茅迂鄙情無知識不謂濫蒙非分之譽致學
憲使者齒及寒微賢侯父臺折簡下招兼委學師在騎
見邀梓何人斯而敢當此且適嬰末病就醫駕水密邇
臺下徒以不勝拜跪未遑趨謁悚愧交并無地自容矣
竊思宏博一科乃朝廷鉅典非名宿偉儒無由應
選豈宜以荒踈病廢之夫充員備數梓自髫齡夫怙頽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一

惰曠學雖有伯兄督課雅不率教弱冠應試入股粗劣
自揣荒落無路上達遂棄帖括以課蒙爲恒業暇亦有
意學爲詩古文詞抒寫性靈而家貧無資購書借閱交
戚間又苦質鈍過目輒忘以是鹿鹿無一成中間先慈
先兄相繼謝世兩猶子二兒俱以痘殤後嗣懸絕悲憂
泣涕遂成忡悻十年不瘳又少患脚氣間歲輒發發卽
數月不下床榻年纔望六鬚髮遂已皓白近復增風癩
疾竟日爬搔夜卧呻吟目罕交睫膿血濡染衣被爲兒
童所憎惡者又六年於茲矣以疲瘵之軀一旦強之使

傴僂束帶於王公大人之前必至謬亂失儀滋益罪戾
人若不知足幸生太平

聖世得保殘喘與桑麻雞犬爲伍含哺鼓腹扶杖而觀
德化之成私願已大愜矣尙敢冒薦賢之盛舉希分外
之殊寵以自欺而誑世蚩蚩然思覩顏竊祿於化日光
天之下哉梓竊聞士之品有三首道德次經濟次詞章
梓自省彝倫日用動輒得咎卽一知半解亦無當於道
之大原立言且不能於德何有區區數口生產不給卽
教授童稚於小學規模尙不克井井就理於經濟何有
刪後文集

卷之三 書下

二

孤陋不足以備

顧問才識不足以參史館無論其他卽今學憲試士策
題門下或舉以見質不能出一語相剖於辭章何有萬
一謬膺簡拔隨班濫廁

聖天子臨軒垂詢將目瞪口噤韜管束墨湄湄焉曳白
而出縱愚賤不知恥得毋大累於當事知人之哲哉此
梓所反覆籌慮而不得不直陳於執事者也寒素需館
爲生卽日抱病渡江先此瀝布悃忱唯賢侯俯鑒下情
婉辭學憲俾邨野農疇不致冒竊獲謹將敗菌朽株亦

得嬉嬉雨露以全其生於材與不材之間岬嶼之鹿戴
澤靡旣矣臨書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辭翁老師書

不材濫蒙虛譽秋中卽擬趨謝緣館曠刻期東渡未遂
登龍昨始握謁復承面諭將偕炳也舍表姪扁舟遯野
曲論敦勸以應

新天子孝廉方正之舉在老師好賢如渴不遺葑菲梓
雖愚駑敢不激厲仰副盛懷第思過情不可以冒居幽
獨不容以自誑蓋非特前書所云荒疎病廢已也夫宏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三

博一科僅屬詞章梓猶惴惴不勝矧茲大典乃躬行實
踐之目而敢覲顏自任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仰不愧俯不怍斯之謂孝非義非道一介不取于駟弗
顧斯之謂廉居仁由義言坊行表可刑家亦可範俗斯
之謂方正梓年十二先嚴卽捐館無一日之養弱冠雖
棄舉業涉獵洛閩諸書提空名以向道實抱忝於所生
承奉先慈不克盡菽水之歡不數年遽丁大故附身附
棺苟簡塞責兄嫂入土不克遵用家禮灰隔兒姪輩稟
弱又惜費失乳以致蚤殤至今嗣息杳然兩間不孝之

罪殆無逾於梓矣昔吳康齋受門人贄藏之篋他日不肖則却之梓授徒三十餘年尸素靡館穀不計賢否概納不辭袁安雪中僵臥不以干人梓家貧數遭歉歲不免逋負交戚其爲廉也幾何其迹類於方正者特以賦性迂拙不肯詭隨流俗如喪不崇佛老弔不用楮幣詩不喜頌揚文不學駢儷諸極極小節世遂以崖岸目之核其實謂之惡圓則可方則未也謂有志於闢邪則可正則未也如以生平無大過隱稍稍鄉黨自好卽不妨直應此選則當茲太平盛世幾幾比戶可封也可推轂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四

者豈獨不肖一人哉卑之無甚高論卽以利害計之梓硯田之外尙有荒產三十畝僻處深鄉粗衣淡飯與老農菽桑栽竹長沐

聖朝雨露南簷霽月北牖薰風所獲多矣若不自揣謬膺盛典則自初舉以及應召自各衙門以及部費當辦四五百金勢必舍館廢產不足則于累親友靡所不至是因孝廉而反流於大不廉也亦何異於走馬京師應不求聞達科者哉夫今之舉人卽古之孝廉

朝廷特於科第之外復設是目者將由入股七藝而進
之三物六行所以待非常之士也一縣無其人則一縣
不必舉一郡無其人則一郡不必舉在有司固不敢以
冒濫累知人之明在士人亦宜返躬體驗量其稱否豈
可負慚幽獨竊過情之譽而恬不知恥乎尊諭云上有
堯舜下不必有巢由將疑梓托疾不就自鳴高尚耶
梓何敢然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梓果自省淑已有餘幸際明良景運出効一職
使澤被一方則顯親揚名回學者分內事終南捷徑志
士不由然潔身廢倫亦聖門不貴所以逡巡却顧決計
不回者祇以自恩波浩蕩榮名易竊寸心無愧千古實難與其襲深源
之失望不如守漆雕之未信耳唯執事諒其愚而垂察
焉

答謝南銘書

天中返棹閱兩旬始抵齋舍姪健忘竟不出來翰至孟
秋曝書乃檢呈尊函幸不厄蟲鼠原緘如新開讀數過
悉尊公先生東山一誌種種苦心山川靈淑人文之盛

明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五

鍾於一方非得老成好古之儒博訪遐搜以補邑乘之
遺則嘉言懿行不幸湮沒者何可勝計每與叔明家表
兄語及此案未嘗不嘆近時操邑乘者大都後身
苞苴請託任意增削茫茫九土誠得如尊公百輩一秉
公正遍爲蒐輯亦兩間正氣之一助也迴憶弟弱冠時
往還請益激湖茗水尙多遺老或流涕誦詩或吞聲論
史非不卓卓可傳迨吟舊齒凋喪聲光閨寂每思追述
舊聞以附稗野旣自慚謏劣把管輒震亦復左荆右棘
觸手成碍長夜昏燈慨焉興嘆尊公家學淵源擅長史
法加以吾兄淹雅互爲參訂質文允稱當無遺議而虛
懷若谷猥蒙下問不知涓埃瑣屑何以補益山海也惶
恐惶恐所需南陽諸書梅雨不便行爰俟秋霽帶奉佳
詠因晨村家岳借觀嘆絕尙留遯野亦需續壁遲慢之
愆統希原鑒

與內姪姚蒼巖書

來往虎林數年每聞稱尊公爲家叔或省中風俗凡爲
人後者稱其本生父爲伯叔隨俗習非概不足責故從
無一言救正由今思之僕於老姪爲尊行不昌明此義

刪後文集

卷之六 書下

六

有失長者之體坐成其失於心亦不安也夫爲人後特降其本生之服謂尊無二上所以重祖耳而非并其父母之名而沒之也曾南豐爲人後一議鯁鯁數千言辨之甚詳老姪試取讀之當恍然大悟其非無俟僕之廣引而博喻也然彼曰父母此亦曰父母竟無分別則又不可大約與他人言則曰生父繼父對生父則曰繼父在繼父前則曰生父兩父母並坐則并不別生與繼之名而均呼曰父母則情義兩申名實無憾矣不然自謂重祖不私於所生而與凡伯叔例稱之吾恐他日降服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七

者并降其心喪而昊天罔極之恩何由報萬一於方寸間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靡瞻非父靡依非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以大宗之故不得已而至於降服已可痛矣而况沒其父母之本名儕之伯叔而推而遠之於心何忍乎俗情每私於所生如興獻之崇奉瑤萼之阿諛固不可爲訓而矯其失者又不免以義掩恩信乎中庸之不可能也臨書不勝剗切之至

與黃岐周書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昨在家兄處得見尊公龐眉皓

髮飲啖自如歸齋不覺伏枕流涕自念十二先公卽見背又十二年而先慈亦下世菽水之養不及盡職簡編猶在杯棬徒存色笑音容追思何益視吾兄齒逾四十而尊公猶深衣短笻遊歷親故一欣一戚相去萬里矣健羨健羨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尊公年已八十有六吾兄尤當及時奉養老人胃虛不可多食不可以餐數限糕餌皮闕必使晝夜無缺能肉則每日一肉必不可省古之人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豈好名哉椎牛饗墓不如雞黍之逮親存蓋常念及此而惕然懼耳至於時俗輪膳之說尤孝子所不忍爲其初一時爭勝或彼嗇此豐尙思取悅白頭其後則因循怠忽互相推諉甚至檢歷計餐反唇諍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區區一飯竟等之呼蹴嗟來夫子論養而及於犬馬非無故矣雖賢者必無此樊然或義勝掩恩執一從公均派之說則其流之極不難使婦詬其姑而孫詈其祖者亦大可懼也况令兄已歿八九十老人所食幾何而必限之如期就養僕僕道途哉相隔十餘里孫之事祖必不若子之養親饑飽寒煖一刻不在親側則中心若引芒刺與

其惜此升斗徒抱隱憂孰若歲捐數金以市高堂半載之歡哉吾兄於祖宗遺骸不忍置之水泉螻蟻之鄉而究心於堪輿豈忍於現存垂白之親而偶缺於色養僕所以嘵嘵不憚煩者實內媿於旣往之覆轍欲使未來者預爲借鑒耳謹列數則以佐承歡惟擇取焉

一老人所愛果餌宜製木器中小兩頭大者夾枕之兩旁饑則取啖夜間并無轉側之勞

一老人所食肉必烹製香美必親檢視勿委婢僕及不孝之嬖或佞佛茹素必盡誠勸諭不可則

刪後文集

卷六 書下

九

隱寓葷味於素饌中

一暑夜患蚊蚋每中夜必起檢視驅撲一二次

一老人最患生蝨必勤洗滌寒衣不可用木棉當用綿帛取其輕煖冬夜虎子必綿裹縫製弗使

冷激

一老人血氣旣衰冬月非人不煖子孫當輪流陪

寢

一宜製小囊盛糕果入老人袖中饑則取啖且時

以青蚨置床側杖頭恣其揮灑

一每出行必須前後扶掖勿使獨行致有蹉跌之虞

一襲一小羅於床頭或子孫有事不得在側則鳴而召之

一痰孟木者爲上錫則冰手便器必時滌弗令穢

觸

一中夜或迅雷烈風必急起問省檢視屋漏

答黃岐周書

兩書懇懇深憫其膏盲而強之藥石愛我篤矣藉口入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一

士爲安一語不爲先人別謀吉兆苟簡之罪固無所逃然先君當遷穴時棺已半腐今復歷二十六年不知更作何狀豈忍輕信堪輿妄有震驚耶使當時不任地師直以臆見立向兩孫之殤自反誠歎今追憶楊師之侃侃自任亦猶足下今日毅然以倉扁自命也效果安在哉形家立說彼此交譏影響髣髴都無實據見一科甲則歸功祖塋遇一禍敗則諉咎新阡大抵據已然之成敗以聳觀聽猾者特借以簧鼓漁利拙者則又魔障網蔽信爲實然不曰燕巢橫棟可蔭五代則曰蛇耳插花

當出三公穿鑿附會令人解頤天地間何物無吉凶何時無禍福或人事自取或氣數默定初不盡由地理地理爲物理之一端物理顯而易推地理隱而難究世無紫陽青田則曉曉者皆夢囂耳何足惑哉如僕之艱嗣實由人事不盡使丙子之春便覓桃葉戊申以後不爲旅人未必不連舉豚犬足下又未必不日與龍發祖餘氣有力也吾鄉風氣家挾青囊人懷鈐記如張生楨昨以頭癰歸咎祖塋欄土石苔一草一木呼吸感通咄咄乃爾則僕之嗣續是何等關係足下喻爲瘋癲癆瘵不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七

爲過矣僕雖至愚何敢諱疾特恨少不習醫雖倉盧當前亦庸手目之或者世本無倉盧則不服藥之說亦未可盡非耳畢嶺過峽徐公亦云石氣太重太歲非太陽所能制卽此亦言人人殊之一証也然先人血食不孝不以動念而良友日涕泣而道之又復頑梗不化私心感媿惟有仰天椎背飲泣而已

與毛用周書

君子懷刑非指區區法令森嚴不敢犯也卽使先王科律不在禁例如導氣引年非不可以却疾而儒者不爲

况夫黃白邪術煉砂鑿石欺世誣民煌煌在令典者乎
足下素講內丹僕初不置一辭以全交耳今乃愈趨愈
下白雲書屋本爲藏修何不學宏景高眠怡悅卽志在
濟人何不畫壁作門令好友齋引入庫取金而躬自執
筴擁爐於爍石流釜之候作僞心勞毋乃太自苦乎往
者遊虎林購書爰謂是皮料霑雨察之乃紙胎也又於
吳門市紫河車出高價及入水諦視乃麩糊肖形著色
者深慨駙僧之狡使足下坐臥雪軒僕試舉此二項足
下必掀髯扼腕爲世道人心增浩歎寧有口訾陽貨而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七

身竊寶玉指斥河間而候客桑中者乎無論落爐復故
貽害不淺卽使七七重生入入復起指石點鐵取效如
神已爲左道惑衆不容於堯舜之世又况樂此不疲方
寸之間大有不堪自印者足下明於歧黃亦還叩此疾
在胞絡耶抑直中手厥陰者耶偶玷交末粗涉方劑當
此三伏不敢不爲足下頂門灼九壯也幸弗怒其言之
太戇效賣董翁口含赤金作色而去

與豁眉上人書

師學浮屠而勸人刻孝經業儒者有愧色矣然以風水

惑人而使入子啟久葬之棺而暴露之則是以不孝令也毋乃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乎夫葬者藏也入土爲安土者吾親之衣也葬久而更暴之是猶褫親之衣襦而裸臥之也今有貧兒憫親之襁褓衾褥之單寒而告之曰姑去爾衣被而待兒之樹桑餉蠶繅絲作爲帛待兒之植吉貝而花而鈴而紡績以爲布以溫吾親親其許之乎世有君子將許之爲孝子乎夫遷葬非得已也水泉螻蟻地風之戕吾親於是卜吉兆具灰沙擇日而徙棺入子猶呼號擗踊自痛其不慎之始以震驚遺骸寧有無端以子孫之歿殤而罪及祖宗之不蔭祇憑形家無稽之說不問此心之安否突然開數十年封錮之穴而暴其垂朽之棺以俟徐圖吉壤從容舉斂者乎夫後嗣之興替或由家運或由人事培植之未周末必盡闌風水卽使禍福響應果如所論未有不卜居而先徙宅於曠野者師年八十餘餘年有幾能保遷葬之家牛眠龍耳指日可購乎而慙此不結之案師大誤矣與人子言敘於孝當彼來訪時何不明諭之理勢之大悖不聽則力却之寧使世之術士主其事而已不與焉師不

可告無罪乎緣孝經之刻直陳鄙見唐突高年唯垂諒
之

與周今圖書

李子裳吉爲梓言新溪流寓有學者公聞之乎梓心企
之旣而邵子南音復爲梓言敝里招提有鴻儒公盍見
之叩其姓氏則同曰草亭先生令子諱某字某者梓益
爲之神往方擬中秋後俟二子虎林歸棹介以進謁請
讀其所爲詩古文詞以慰數載之饑渴而不意先生之
先我而下訪且袖其生平著述以問道於獷叟老匪之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四

病夫而自忘其禮之降也別之夕卽秉燭攝衣冠端誦
一過至二鼓諸帙已得其畧次晨起復展玩兩時許雖
自揣淺陋無由窺其閫奧而作者立言覺世之大體要
不出乎昌黎之閔中肆外少陵之沈鬱頓挫其師法不
可謂不高其用功不可謂不專且久矣噫今之爲時文
者不具論其有志爲詩古文者亦僅剽竊文選之字句
彷彿才調之聲律其或好徑則取途於析義效響於劍
南而止耳如執事之貫通乎左史莊騷諸子二氏唐宋
諸儒之書而采其精華以成一家言者茫茫九有有幾

人哉而天復忌之使困厄窮挫無地卓錫并無錫可卓
潦倒方外抑鬱於蒙課唄誦之間宜其有激而逃於禪
且爲譎浪笑傲之文以稍雪其不平之氣雖蒙流俗之
譏訕而不自惜也然梓竊有進焉者迂濶之見知無當
於高明而體造物惜才之意豈容旣昇以殊異之稟而
徒囿於雕蟲小技以自喪其天乎以執事之敏悟淵博
強幹精細或詳究夫天文律呂典制水利經濟之書出
則制禮定樂鼓吹休明處則勒爲成書以待名世之取
法此固才所優爲而未必非彼蒼之所嘿寄於斯人者

刪後文集

卷之六 書下

七

也夫昌黎之冠八家以原道佛骨表諸大篇爲一代傑
作不以進學解送窮文毛穎傳傳也少陵所以爲詩之
聖以忠君愛國北征出塞彭衙新婚無家諸樂府爲可
繼三百不以天狗鵬賦鸚鵡鬪雞詩傳也如尊公先生
非不以詩文名世而祖述春秋憲章綱目則在蜀漢一
書 改三國志爲蜀漢書
八十卷諱篆字籀書 尊集中如遺雅附志與蔡將軍
書張節母傳及論鄧伯道等作皆卓卓可傳其他游戲
之筆如賂無賦吉祥文懺迴文壽詩能割愛則毅然毀
之否則別爲外集以示不欲存之意在先生才大不妨

旁及竊恐數傳而後子若孫或不務其大而局於纖巧
不至流爲卓吾西仲聖嘆展成諸人不止也此梓之所
深懼而不敢不爲知已直規之也梓少失學長復頽廢
齒落鬢禿詎無一成比之執事不正大小巫之判乃思
以涓壤之微補益山海殆卽暗聚圖中南面捋鬚指畫
而不點睛者先生或恕其庸愚而姑妄聽之乎觸冒之
罪容當荆請臨楮曷勝主臣以貧病庶幾士燮路言
天此與沈體仁書卷之八 書下
方行每過輒以兄姻事爲念兄乃因循不斷嗣續大事
年踰五旬不娶且弟已歿單傳岌岌如一髮千鈞自有
天地來數千百傳有此身一旦自我而斬先人之血食
忍乎否乎牧犢子老而無偶以貧故也林處士斷絃有
猶子可立故不復娶耳兄尙有先世廬宅授徒兼歧黃
度歲入八口可給非牧犢子比而乃植梅代妻養雞當
鶴自遂其孤僻之性過矣過矣此在市巷憚無知識者
不足責兄則世族儒業名冠膠庠且杜門不涉官府事
固吾黨所推重師法者而獨去入倫以爲君子樹啗行
以祖異端竊爲賢者不取也如慮年老莫擇爲媼不得

已娶少寡或壯婢善生育者有子無子不可必盡人以
待天人子之職也如弟年長於兄五六歲兩娶妾不合
遣去明年花甲週矣愛弟者謂精力已衰當安命守分
然弟此志不敢一日忘也茫茫天壤寒食空山馬醫狂
鬼靡不登壘澆奠而先塋他日獨楞然如若敖之餒何
以爲人何以爲子同病相關不得不爲兄號泣言之也
臨書不勝慘怛

不答金義南書

尊先公奇寃未白戚黨久爲扼腕憶十載前曾有五古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七

奉弔係以小序去秋令叔索觀因檢故篋失去了了未稿
遂不復憶昨周兄今圖過幽湖以生平著述見質有祭

藥畦夫子文文中僅述登賢書戲語

人向謂吾不通今連夜通矣未知子

通在何時

致慨於獲售之文不及見賞而受誣遇害略不敘

及據思見以爲大失輕重之衡頃讀來書慘然負疚仁
孝之思感我寤寐曾與芳荇兄言義南令弟復讐不能
忘讐不可爲今日計臥薪嘗膽力學修身希賢希聖以
顯其親上也壁立千仞砥礪風節如攀柏悲號終身不
坐次也若俗情未忘精拈帖括以博科第白諸當

事而褒揚之則策之下者矣茫茫宇宙可語此者幾何
哉不識賢者清夜捫心將何以自處也弟年邁無兒百
念灰冷遠館一紀親交疎濶近甫家食又以多病嬾出
尊居去幽湖不五十里芳兒屢約買棹奉謁而俗冗阻
之極欲合併面談得悉尊公受禍顛末載諸日記以垂
法戒不識盛水課餘可先詳錄一棧見教否辱寄佳楮
拙書汚瀆曷勝悚仄

答金義南第二書

人子欲顯揚其親此孝思也第知師莫若弟幸有高足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支

能古文如成季兄者不以行狀墓誌委之而托之聞風
未識荆之戚末又不敘生平大端及受禍顛末徒述先
世履歷及生卒年月主司房考以爲據則雖勉狗尊意
敷衍成文豈足以傳尊公哉弟之於師僅稱其美不爲
阿好若稗官之筆徧狗則違公是之理直加褒貶又傷
孝子之心弟之所以承命而前却者此也據鄙見凡事
有緩急本末今日當以葬親爲先務旣擇地啟土有期
因追述行狀屬門下高弟讓墓銘爾時弟雖不才不敢
不爲尊先公立傳矣抑又有可疑者孟子論國君進賢

以卑踰尊疏踰戚爲非禮之常令叔非不能文何不早爲秉筆而屬之成季則踰尊矣又屬之鄙人則踰戚矣此其間亦必有故不然尺布斗粟之謠不能不有累於大賢也卽受禍一端傳聞非一謂倨恃孝廉立碑冠首自召奇殃或謂不得已爲衆所推而奸捕駕名致殞非命凡此皆宜確實剖示前書祇言觸忤權貴而不明觸忤之由安知不有左袒權貴者反謂死當其罪乎忝在戚末兩無隱諱躉妾之愆唯格外原之

答周今圖書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七

數十年來拙稿極多欲罄麓就正而草書漫漶不暇手膾無意中偶撮數作錄小冊呈削並無他意而來教乃以霍光傳爲例是逆詐億不信而自託於先覺也兄並未嘗講學安得自比小姚范倣親館瑋栖歲得穀八十金故曰三年可葬倘以爲借影則鈕子尊公別號適符亦有所諷耶玉帶生爲文信國所寶亦將譏兄之不能爲謝臯羽哭西臺耶朋友往還勸善規過以坦白真慤爲主微文諷刺乃澆薄小人習氣弟雖不學鑒此久矣無故生疑乃心術之大病將使風聲鶴唳在在可虞卽

弟此刻一動筆方逡巡前却求免無罪而不可必尙敢
明目張膽妄論詩文得失哉臯羽公詩云可與語人少
不成眠夜多昨臥小齋窗外竹聲蕭蕭竟夕不寐思目
前知交面諛背誹者固無足道冥情相與又苦寡識淺
見不足資益幸得直道多聞如兄而懷疑若此其勢必
至箝口結舌而後可以全交不知賤子白髮餘生種種
謬戾將仗何人補救昌黎所云信乎命之窮也惟自悔
自痛而已昌黎論改日奉璧不敢復置一喙至所箴吭
頸縮髻等字承誨銘感率謝不一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辛

答李眉山書

梓拜復李君足下窮鄉迂生分與斯世判鴻溝齒盡落
髮禿如僧加以疝瘡六十無兒奄奄就木人耳媿非龍
潭康齋當爲我藏拙不虞祝君饒吾謬瀆尊聽先生遂
不鄙夷遠辱尺一數千里外屬以生藏傳誌非薄何以
得此竊自僥倖而清夜捫心過情之恥不禁怦怦艱確
也迴憶弱冠時棄舉子業從諸遺老講求出處大義私
淑楊園而上溯洛閩一時意氣謂聖賢一蹴可至俯視
詩文枝葉聲名勲業特腐芥耳四十年來歲月蹉跎獨

行踽踽無良師友鞭策韓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
德日負於初心雖老秋殘菊抱香而死終不甘下同凡
卉而霜摧風折株幹萎瘠已蕭然無復生意尙何敢步
松柏之後塵標勁節於歲寒哉承命之餘挑燈三復揣
分靡勝每思緘完碑版裁書謝不敏又念當世非無名
公鉅卿爲馬青山人生色獨兢兢於數千里外一無名
之布衣寵假之以筆削論定之權不待握手而盟心寤
寐茫茫字內幾人哉此意何可辜也用是不敢率自外
於裁成勦襲家傳草草塞責悚懼顏甲先生或晒而磨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三

之不敢蒼蠅玷璧別屬椽構以揚休聲策之上也否則
刪潤成章委工書者不沒讓名則附驥之感叨榮渥矣
臨楮主臣主臣梓拜復

答周欽表書

來書市井兒語太過鄉村老宿

四字亦原
書中語

因遣書久假

不歸遷怒於不答候悻悻告我乃微染市井氣矣朋友
有通財之義卽以藏書奉贈情理何礙如李子裳吉正
月過定泉僕卽語云向存支文山集不必檢還尊公八
十以此當壽樽何如裳吉豈市井人哉卽使尊公易簪

並不提起假書亦氣稟之小疵不過如楊園高第姚肆翁毛病

蠶菴云舍弟先師功臣惟翁毛病有毛病借書不肯還耳

何足掩其生平又况

遺命諄復如朗翁所述歷歷可據哉尊諭委曲難言處不出令兄將廢書一語三月新絲五月穀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使令兄亦擁厚貲何嘗不欲爲守書之孝子哉且孝不孝亦不在此卽使令兄能文取科第入玉堂積不義之貲更築萬卷樓寧遂謂之孝子哉天下事當大着眼孔不必瑣瑣較量若以已概人我假書從不負人必要强人無此病皆迂見也據方行來札自謂極有涵養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三

當日唐鑑借時並不敢以不肖之心待尊公而每索每遲遲之又久始不得已假葬親大題曲訴苦衷以爲宋版或得昂價稍佐灰沙情亦慘矣而尊公怒形於色遂不敢復理前說至今七十九而卒卒又一年而後索且喜聞朗行有書命分璧之說而後敢索方今薄俗如此公非雞羣之鶴耶乃僕僕十餘里登門數次而狡童傲僕且目爲索冷逋之弱脣催舊糧之伍伯其廢然而返噴有後言亦何足怪哉而來書縷縷曲辨是不免怒形於色矣人生兩間一塵耳惟五倫闕切不容草草以

兄弟言則兄弟之恩重財物爲輕以朋友言則朋友之情重書冊爲輕兄弟能爲薛包破產輒復賑給朋友能爲管鮑分財利多自取不以爲貪亦何古人之不可及哉雖然此特僕一人之迂見而非強天下之人人爲古民也使海內假書者人人藉口老夫彼曰君何不爲陳雷此曰爾胡不學羊角哀恕已責人仇怨相尋非大亂之道乎酒後狂言生死不媿敢借清香一炷焚之几筵九原知己必不疑老友左袒私親而薄於故人子也此

復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三

補

與吳西林書

籃輿奉訪綠碧流曲曲桑麻眞稱隱者居恨開棹惡談
頃卽別極悵悵耳尊者春社吹幽錄此東南第一奇書
也雖猝未請讀然據所述能集唐宋以來諸儒之大成
剖其異同以歸於一是直可補紫陽翁季錄之闕矣然
聞書田舍內姪云西林先生近聞佞佛何也虎林人通
病在此卽應嗣寅先生亦不免中陽明之遺毒竊謂淵
博如高明生宋儒理學昌明之後具聰明才辨之資遂

刪後文集

卷之六 書下

五

精義入神之學寧有尙惑于習俗者程子云二氏之說
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先生此日如耽鄭衛狎平康名
妓而迂生乃抱舜五弦九歌令無盪奏關雎侑元酒一
尊宜其麾之門牆唾而不顧矣然卑之無甚高論三代
下惟恐不好名使千載而下論虎林人物者輒嘆春社
吹幽何等學問而誤于葱嶺終身迷惑不大可惜哉執
事旣自命爲逃禪必以昌黎及宋儒闢佛諸說爲迂故
不敢縷述竇聽姑移下一等爲千秋公論作一轉語或
反因此翻然焚衣碎鉢一變至道則牛溲馬勃爲功不

小耳聲音之道通于天律呂絕學不難參微入妙而區
區於儒釋關頭紫朱冰炭不能辨無是理也其故在朋
儕中懦弱者衆震于執事之盛名不敢犯顏直諫坐成
其失而莫救而執事平生亦僅僅以東坡自居或轉以
豁除理障打破敬字爲宗門之功臣故沉溺而不返一
且意外乃有愚戇如鄙人者爲之大聲疾呼未必不聳
而聽瞿然而驚如大寤之忽覺沈醉之頓甦也舍姪孫
患難餘生蒙仁人援之髡緇此恩莫酬直而無禮妄思
奪伽藍一座歸之儒林惘惘私忱未必非報效之萬一
也唯恕其唐突而平心以察焉

刪後文集

卷之八 書下

五

與湯三聘書

昨所述周君論素以爲絢必須破朱子解擡高子夏
身分子夏深於詩教豈有訓詁不通如此者噫此陽明
之流毒也周本於毛大可毛本於袁了凡袁本之陽明
其衣鉢源流固有自也子夏本是拘泥一邊人此是初
學詩時偶然疑義因夫子而忽然有悟故曰始可與言
詩猶之子貢初用力於自守故問無詔驕因夫子而悟
義理無窮故亦曰始可與言詩凡看四書第一在平心

和氣涵濡玩索自有愈平淡愈精深愈卑近愈高遠的
道理楊園先生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子三代以下折
衷於朱子此定說也象山與朱子樹敵而致厓山之變
陽明與朱子爲難而招流賊之熾稼書先生云明之天
下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堂苛論哉袁了凡刻黃楊
朱子像每讀章句則曰某處誤當管幾下奇鬱效之以
竹腔糊朱子像立案側每誤加栗暴幾下此雖陽明不
應病狂喪心至此然而報仇行劫其獄有歸起陽明於
九原使僕以身後之禍而數而詰之未有不呼天號泣
自痛自艾願爲干木胎萬紙胎分授九州鄉塾家撻戶
鞭以稍贖其愆於萬一也足下聰穎過人高明之士多
入於異端故懇切陳之梓再拜

答黃岐周書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朱泣岐路其踐履必不
讓陽明墨氏善守其行軍亦當勝陽明必謂不如楊墨
不可以距楊墨卽朱子所謂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爲亂賊之黨何疑哉當明季袁李猖獗之後其禍甚於
洪水猛獸有奮臂崛起假時文講學辭而闖之者雖其

制行未醇立言過激然使天下入股經生猶知恪守章句不敢操戈而入孔孟之庭者不可謂非紫陽之功臣也詳味來教語語回護陽明如曰不善學陽明乃致此弊然則善學陽明卽無弊耶曰非陽明之說誤人人自誤耳然則陽明之說本無誤耶又曰心其心學其學不至墮卽心卽佛明心見性坑坎夫陽明之心

譌

之心也陽明之學陽儒陰釋之學也果心其心學其學小則爲無忌憚之小人則爲無父無君之禽獸矣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而彼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程子

刪後文集

卷之二 書下

三

曰性卽理而彼僞易之曰心卽理其與卽心卽佛明心見性之說有以異乎至謂原其心不過欲駕新安而上之此語可謂推見陽明隱衷蓋陽明本具英雄質性喜熱鬧不耐冷淡其講學也卽以事功作用行之苟不高自位置別提宗旨壓倒前人何以號召徒衆簧鼓羣生乃逞其狡獪之技閃鑠變幻不獨函蓋一世直可角勝千古使天下後世不僅以功臣名將目之而或可以竊取兩廡之一席其倡教之始特萌于一念之好名而不知其流禍遂及于率獸食人而人相食也嗚呼痛哉昨

所奉楊園備忘數則兄以爲何如楊園躬行實踐下學
上達駕薛胡而直接紫陽較之時文講道者不啻什伯
千萬不知如此等造詣可許之關楊墨否向有先生所
評傳習錄春間爲硤川友人借鈔他時當奉一覽以兄
之高明必能豁然如夢之覺醒之解出阨坎而升于高
陵不終爲狐魅所祟耳

刪後文集

卷之六 書下

三

08329

刪後文集卷之八終

